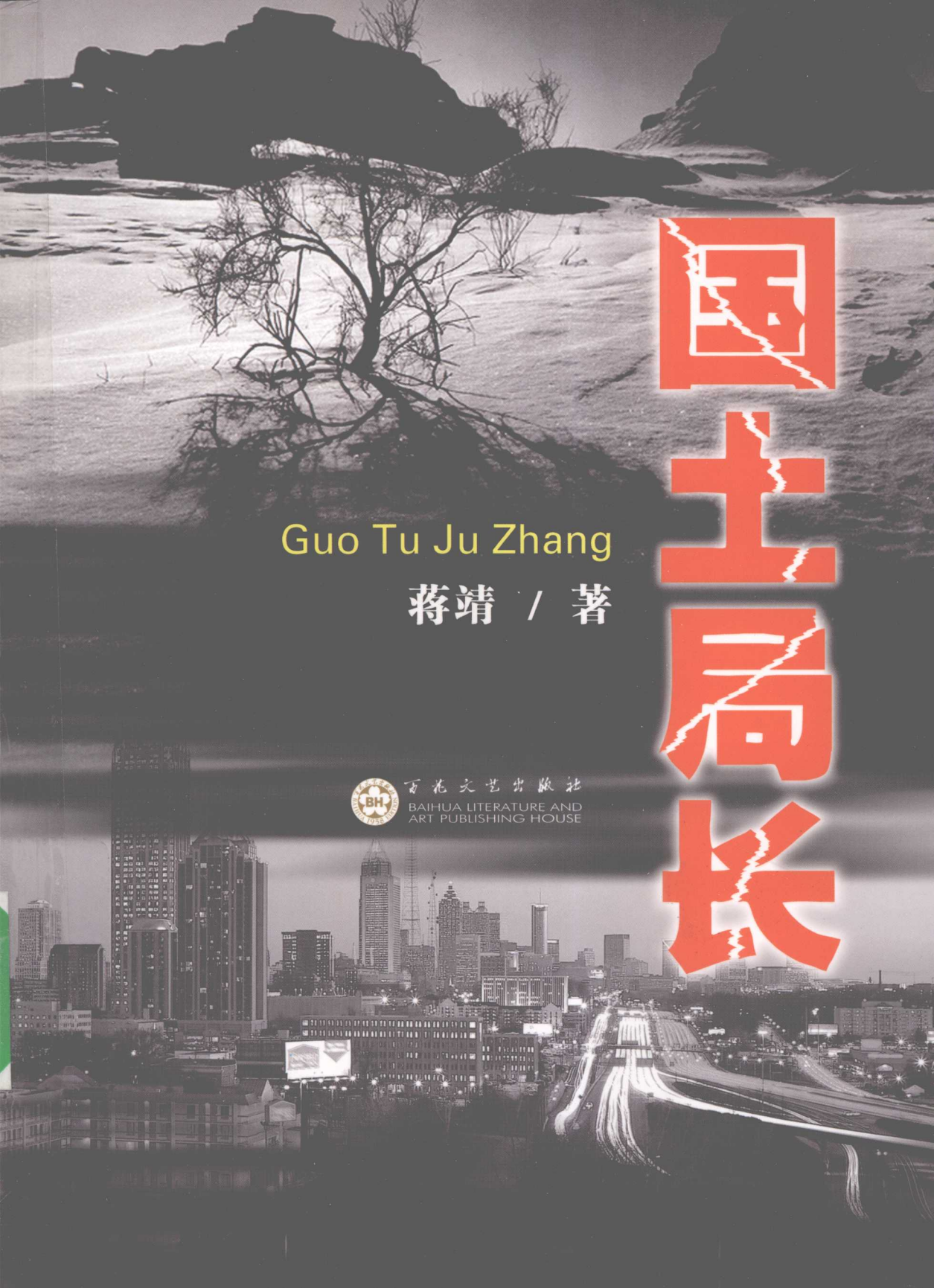




国土局长

Guo Tu Ju Zhang

蒋靖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国土局长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WEN YI CHUB SHE
ART PUBLISHING HOUSE

Guo Tu Ju Zhang

蒋靖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土局长 / 蒋靖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06-5300-5

I. ①国…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12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309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34.00 元

即便我们用世界上8%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即便我们凭借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成就了最大的“世界工厂”；在土地管理中，我们的国土局长总是在一种两难中，做着一种艰难的选择……

将天地看作父母以爱以敬！将天地看作法度规矩以遵以守！

——题记

目 录

第 1 章

- 001 你到国土局去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换句话说,你去,我们放心。

第 2 章

- 009 是呀,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了,人就会反。

第 3 章

- 016 什么是创新?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创新。

第 4 章

- 023 我是一村之主,我要卖地就卖地。

第 5 章

- 029 才一百来亩地,你们就大惊小怪了?

第 6 章

- 035 为什么人家能做到的,我们就不能做到?

第 7 章

- 042 是开发商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

第 8 章

- 051 因为认识江安东的缘故,他逐步“发”了。

第 9 章

- 060 你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数字就有了。

第 10 章

066 你们不要走开,看好现场,我马上赶到!

第 11 章

073 我预感到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第 12 章

080 没种过地的人,一辈子不会懂得农民。

第 13 章

086 有人说遇上了红灯怎么办?我看,绕过去不就行了吗?

第 14 章

093 只要是违法的事,我就敢查!

第 15 章

101 连仇书记都说可以先用起来,你就听领导一句话吧。

第 16 章

109 我劝你,这个口子千万不能开,一开就像黄河决了口,必定洪水泛滥。

第 17 章

117 有个衙门总有看门的,我们都是忠诚的“看门狗”。

第 18 章

123 我问你,别人违法用了那么多地,你管了没有?

第 19 章

130 怎么规划一下又改掉了,你说,是谁的主意?

第 20 章

139 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你也许是对的,而且完全是对的,然而……

第 21 章

145 你要好好劝劝老纪,有些事不要太过于认真,能让一点就让一点……

第 22 章

153 一瞬间里,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满腹狐疑的心思。

第 23 章

161 我有点勉强地说,好啊,开工就开工吧。

第 24 章

170 我心里不免一阵感慨,基层国土所的生存发展也真不容易。

第 25 章

178 不要忘了,目前任何人都要脚踏实地在土地上讨生活的。

第 26 章

185 我这个怪怪的“毛病”,连自己也感到有点过分,更不用说那些书记、镇长们了……

第 27 章

193 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有身份的人如此动颜,不免有点尴尬和不悦。

第 28 章

200 突然有一天他放弃了原本的初衷,做起了他认为是“替天行道”的事来。

第 29 章

210 办法好啊,我看也是一种创新,可以试试。

第 30 章

219 当局长跟你当总经理一样,万万不可走花了眼,没有识别真假伪劣的本领还能办大事?

第 31 章

227 ……可人是活的呀,变通一下,打打擦边球不也把事情了结了?

第 32 章

233 ……好,我就听你这句话,不要阻拦,也不要说话,让他们把事情办起来。

第 33 章

- 241 我相信我们的执法者在违法者面前永远是强者！今天拆不了，还有明天！我们拆不了，还有法律！

第 34 章

- 248 照你们这么说，项目一签约就得开工，那项目审批诸类的程序岂不多余？程序都不要了，还要政府干什么？

第 35 章

- 253 老纪呀，做什么事都不要太认真，有些事你想认真也认真不起来。

第 36 章

- 260 对了，要说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请你们把他当作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来对待，要用最好的医生和药品……

第 37 章

- 267 然而我想，就算稿子撤了，澳琪公司的事会就此了结了吗？如今的举报信都是电脑打印的，复印机上一吐就是几十份，散发出去似天女散花……

第 38 章

- 273 抽的烟多了，起先仅仅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了根深蒂固的陋习，除非到了性命的紧要关头才肯舍弃。

第 39 章

- 281 今天这顿酒喝得有点蹊跷，主人有心事，客人也有心事，而中间插进来敬酒的却又是主人和客人都关注的当事人……

第 40 章

- 289 见到仇学年，我一眼就看出，才半天工夫他的神态明显憔悴，脸色十分难看。

第 41 章

- 299 我一字一句地说，把联合村的违法建筑依法拆除！

第1章

你到国土局去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换句话说，
你去，我们放心。

公元2000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说县委书记仇学年下午要找我谈话。

接到通知，我就知道有事了。而且通知已经暗示我，在书记找你谈过话后，不管你态度如何，你的岗位和职务也许将发生变化。某种意义上说，你已经没了抉择的余地。

这我并不陌生，也就如期而去。

当我走进县委书记仇学年宽大的办公室时，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朱德政，是我们天湖县人民政府的县长。朱德政坐在仇学年对面的单人沙发上正抽着烟，身前的空气里弥散着一团团白色的烟雾，因为没开窗，那烟雾似乎凝固住了，老远看去连县长的脸都不甚清晰。

仇学年不抽烟，他坐在朱德政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用他那双好看的眼瞅着县长吐出一团团白雾，专注地像是在欣赏一尊很少见到的艺术品。

我进了门，还没向两位领导打招呼，仇学年就很客气地起身指指那只空着的双人沙发说，纪中天，请坐。

现在，天湖县党政两位“一把手”就坐在我的两旁。不，应该说，我，纪中天，现在的身份还是天湖县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正坐在两位“一把手”中间。这种“品”字形坐法，我竟坐在了两“口”之上。此时此刻，我真有点诚惶诚恐，甚至有点心慌意乱。好在我这个研究室主任时间也当长了，平时常跟他俩接触，跟仇学年还在一个楼层上班。有时一块喝酒，待到杯盏交错时也称兄道弟过，因而没多

长时间我就适应了这种坐法。

朱德政扔过一支烟，我接住了，没细看牌子就放到了嘴边，吸了一口才发现是中华烟，而且是软包装的。我心想，这家伙又上哪去打“劫”了，我平时看到他都抽本地烟，连云烟也很少抽的。这中华烟就是不一样，味道醇正，略带甜感，吐出的烟雾潇洒雪白，还带有一股清香。

仇学年说话了，他的音质特好，一副男高音的嗓子。他中气很足，平时作报告有话筒跟没话筒都一样，不管讲什么，底下人听着都有着一种乐感的享受。他对我说，纪中天，你一定知道国土局符局长病重的消息了吧？他病得不轻，已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拖不了多长时间了。才五十多一点的人，真是一病不起呀！这么一个局不能老是没有“一把手”，可他下边还没有能接手的人。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县委常委会已经研究决定，要你到县国土局去，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今天我和朱县长根据县委常委会的意见跟你谈个话，见个面。

仇学年接着说，纪中天呀，对这个决定，你也许感到很突然吧。可我们反复商量过了，认为你到国土局去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换句话说，你去，我们放心。当然，叫你去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你长期在党委口工作，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本人党性原则又比较强；二是你是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位置上上来的，熟悉基层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发展，你有这方面的基础。你知道，现在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很快，这一切都需要土地的支撑，没有土地可一事无成呀！然而，我们天湖县在土地运作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去了一定要积极大胆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当仇学年说了这些话后，我心里一下唐突起来，立刻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据我所知，县里两个“一把手”亲自找一个要上任的干部谈话，而且没有组织部门领导陪同，这恐怕在天湖县组织史上是罕见的。我深深地吐出一口烟说，不瞒两位领导，今天我走进仇书记的办公室，一见你俩这副架势，就猜着点什么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把我调到国土局去。说心里话，我已快五十的人了，从乡镇回到机关差不多有十年了，待在研究室也蛮轻松安稳的，至少没什么硬性任务吧，所以一直没有想动的要求。现在你们要我去国土局，又说了许多你们放心的话，倒觉得有点不自在了。

仇学年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说你纪中天呀纪中天，想不到原来你也那么多愁善感，组织上要你去的是国土局，又不是到青海、西藏，讲那么多拐弯抹角的话干什么。我深信，我们没有用错人。行了，待县委把提名建议交给人大常委会，

再由人大常委会研究任命。走完这个程序后,你就痛痛快快上任去吧。至于谁来接你政策室主任的位子,我们考虑过了,让小韩主任吧,你看如何?

我不假思索地说,小韩主任完全可以,他年轻,思路敏捷,这几年来搞了很多好的调研报告,有一篇还上过中央刊物呢。

仇学年高兴地说,既然你也有同样想法,小韩这个人选就这样定了。

朱德政也不失时机地说,纪中天呀,你知道国土局长这个位置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概念?可你倒好,答应去了,却说什么有点不自在。我看就实实在在放心去吧,不说你人才难得,也可说才尽其用吧。对了,听说你跟江安东副县长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你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你一到国土局他就是你的分管领导,总不会感到别扭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朱德政干吗要在这个时候提到江安东呢?你不说,我也知道他现在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分管着规划、建设,还有政法、民政、土地等很多重要部门,还兼着县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我很快回答说,朱县长,这你放心,江县长过去是我的同学,现在是我的领导,没有半点理由不服从他。

仇学年听了又笑了,他指指朱德政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又扯到了江安东?江安东什么都好,就是爱耍小聪明,弄得上上下下都对他有点议论。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被人说三道四,反倒不正常了。

我听得出来仇学年话中有话,但还是附和着说,对,对。朱德政自然也是一副豁达的样子说,书记说得有理,有理。

仇学年忽然收住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纪中天,国土局长这个位子总要有入坐,今天就轮到你了,责任重大啊。接着他看看表对朱德政说,老朱,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待纪中天上任那天,你跟组织部长去送送他。

按惯例,在这种时刻,我应该表表态,说几句一定不辜负两位领导的信任,一定好好在新岗位工作诸类的话,可此时朱德政已经站起了身,我也只得跟着他向仇学年告辞。出了门,没走多远,朱德政拍拍我的肩膀轻轻地说,老纪呀,要不要到我办公室再坐一会儿?我欣然答应了。

太湖县四套班子都在一幢八层高的行政大楼办公,大楼用四部电梯自东向西把人大、县委、政府、政协分成四个办公区。县四套班子“一把手”都在三楼办公,从东到西长长的走廊又用三扇大门隔成了四个小区。三扇大门要是都开着,

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就一路畅通。如果要是有一扇门关了,你想从自己的办公区到另外一个办公区去的话,就得坐电梯先到一楼,再转乘另一架电梯上去。今天书记跟县长之间的两扇大门敞开着,从仇学年办公室到朱德政办公室也就几十米距离,一会儿就到了。

书记跟县长的办公室,从面积到装修,从家具到电器都是统一格局的,分不出任何不同。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两个党政“一把手”对办公桌的摆放却别具匠心。书记坐西朝东,稍偏北一点,而县长坐东朝西,稍偏南一点。假如把他俩的办公室用三维图描绘出来,你就会发现两人正好背对背坐着,只是中间隔了几堵墙而已。

我现在就坐在县长朱德政办公桌前的软椅上,两个人死劲地抽着烟,团团烟雾在我俩的头顶盘旋。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后,朱德政瞪着那双大眼问道,我说老纪呀,从仇书记刚才的话里,你听出点什么了吗?

我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说,没听出什么,只是感到有点突然。

朱德政哼了一声说,这算一点,但不是真心话。我看你在装糊涂。

我瞪了他一眼说,糊涂?不会吧。我清醒得很。

朱德政嘿嘿一笑说,那你说说实话。

我沉思片刻说,既然你要我说,那就说吧。这次要我去国土局,看上去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调动,可我总觉得你们有什么企图?不对,这句话说重了,应该说有什么期望?从仇书记的话里,好像符局长在任上做错了什么,或者说即使不生病,他的局长位子也坐不长了?这样一来,我似乎有一种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感觉。

听我说完,朱德政脸色突变,但又很快正色道,你想到哪里去了。符局长是病得厉害再不能工作,才让你去的。你这个书呆子,脑子里尽想些不伦不类的问题。

我自嘲地说,行了,行了,算我自作多情。那得好好感激你们,总算想到了我,一个一直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朱德政认真地说,好啊,敢于自嘲的人,都是自信的人。既然你这样说了,也就这样理解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国土局过去并不显眼,可如今谁都盯着。你去了,也许进退自如,也许如履薄冰。

听到这里我不以为然地问,朱县长,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

朱德政把烟头重重地按到烟缸里,用一种异常的语气说,信不信由你,但刚才说的绝不是空穴来风。究竟那儿怎么样,你去了就会知道了。

我是带着许多疑问离开朱德政办公室的，走在长长的宽敞的走廊里，感到双脚踩在松软的地毯上有点拖沓，身子仿佛浮肿起来，心里不由涌起一种惆怅和不安。我停住步，闭起了眼，想在这里把昏昏沉沉的头脑清静清静。可还没等我有所感觉，身后似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我赶紧睁开眼挺挺腰向前走去。

第二天，当我要去国土局的消息传开后，政策研究室的同仁及其他人都有了各种议论。有几个在路上碰到了，已经改口称我纪局长了。我没去多理会这些，因为这在机关十分正常。一个干部的升迁、调动或出了什么事，往往会牵动许多人的神经末梢，尤其是特别喜欢关心这方面的人。我有个在南江市某中学当教师的同学，他常到我这里走动。一见面就爱议论机关的事，特别关心领导干部的职务变化，真是一个热情而又专注的“业余组织部长”。也许他在市里工作，各路消息的汇集广而多的缘故，只要一说某某长或某某人，他会准确无误地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仿佛刚查过字典，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他来了一见面就会告诉我，你们天湖县某某人要动了，要到哪里哪里。某某人要升了，要担任什么什么职务。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老兄，你是当教师的，三尺讲台是你的用武之地，而你一天到晚去关心这些，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呢？他神秘兮兮地小声对我说，老弟，你就不知道里边的奥秘了，有些人就喜欢过这种瘾，有的还专门请我去喝酒呢。我又问，那你知道的信息又是从哪儿批发来的哩？他诡秘一笑没回答。庞大而杂乱的机关大院里既然有人云亦云的，也就有说长道短的，连当教师的都这样了，那就没什么奇怪了。

现在副主任韩城国正坐在我对面，说着我调动的事。他说，纪主任，你去国土局太好了，我们正高兴着呢。同志们说，清水衙门的政策研究室终于有人熬出头了。国土局好啊，掌握着全县的土地审批大权，听说福利待遇也比别处好。现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谁不用土地，谁不求国土局？纪主任，你已快五十岁的人了，能有这个机会换个单位还真不容易，所以同志们说了，一定要好好送送你。

我十分感激地说，谢谢同志们的一片诚意，这件事就由你去安排吧。同时，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仇书记、朱县长找我谈话时，对接任政研室主任的人选征求了我的意见，那就是你，估计马上就要找你谈话了。小韩，这几年来我俩搭档不说风雨同舟，也可说相安无事。政策研究室在机关里算不上特别重要，但毕竟是县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我们写了那么多调研报告，还有许多供领导参阅的文章，在一些人的感觉中似乎是一种多余。可我们是凭着职业的良知认认真真做的，没有半点敷衍和草率，应该感到欣慰和踏实。至于说我的调动是否有

什么其他因素,不管外界如何猜测,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完全是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接受组织安排的。当然我也知道,争着要去国土局的人大有人在,可至少我不在其列。

韩城国既高兴又兴奋地说,纪主任,太感谢你了,我到政策研究室时间不长,总感到你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在你的帮助关心下,各方面受益匪浅。我们政研室的工作虽然默默无闻,但我们还是有成绩的,这都因为有了你这样好的班长。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笑笑说,小韩,你过奖了。你所说的这些,其实没多少可炫耀的,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只是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职责罢了。但有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要做一个好干部、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为官之道和为人之道其根本是一样的。

韩城国认真地听着,我看得出他是用心的。最后我爽快地说,小韩,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聚聚,你就安排在周末晚上,也把退休的两位老主任请来。好多年了,我还没请他们吃过饭呢。韩城国连连答应了。

那天回到家,妻子孙丽文告诉我,这几天来了许多电话,都是找你的。我问,是哪些人,都说了些什么?妻子说,什么人都有,有同学,有亲戚,还有几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他们都是来祝贺你当上国土局长的,有的还要你请客呢。

我随口说,好啊,什么时候请一下就是了。

妻子瞪圆了眼惊奇地说,你真的要请客?

我轻轻一笑说,你这个人呀,傻得可爱,我说请就请了?跟你说实话吧,我一个都不会请的。

妻子说,好,好。我对他们说了,老纪又没有升官,只是调了个单位,凭什么兴师动众?这些人也真是,你当政策研究室主任,有谁打电话来?有谁来关心过你?

我高兴地说,我老婆总算开了窍。告诉你吧,国土局长油水大啦,他们能不说你几句好话?

两个人正说着,电话响了,妻子忙过去接,一听原来是儿子沙沙从上海学校打来的。

妻子问,沙沙,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想到给家打电话了?

沙沙说,我的同学说,爸爸当国土局长了,我不信,就打个电话来问问。

妻子奇怪地问,怎么,你在上海也知道这个消息了?

沙沙说,我几个天湖的同学都这么说,有人还叫我局长呢。

我在一旁听了,真不知如何是好。总算妻子还很理智,她对儿子说,沙沙,爸爸当不当局长跟你没关系,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说你爸的事。你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学习上。

儿子在那头一一应允了。我心里想,好在儿子在外上学,如果还在天湖,我这个局长家长又该遇上多少意料不到的事。

放下电话,妻子无奈地对我说,老纪,你看看吧,你这个国土局长还没上任,就搞得沸沸扬扬的,今后还不知道怎样呢。

我苦笑着说,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可我们还是以平常心对平常事。不过,有一点你一定要跟我把好关,今后不管是谁上门托我办事,凡带礼品的一律不让进门。你要知道,礼品包藏着祸端,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妻子神色庄重地点了点头。

在去国土局上班之前,我抽空去了趟县人民医院。在住院部三楼的肿瘤科病房里,我看到了即将接替的前任符局长。符局长对我的到来显得十分高兴,他伸出那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用一种特别激动的口气说,纪主任,不,现在应该叫你纪局长了。谢谢你来看我。我知道你的消息后,心里很高兴,正想把有些话对你说说。我是快走的人了,也就不再忌讳什么。

符局长像是老师在跟孩子讲故事那样,同我娓娓而谈。他说,按中国的民俗说法,国土局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土地公土地婆,在阴间,据说土地的级别最低,权力最小。但办事却最多,离人们最近。土地公公是个很和气很温顺的地方官。你看《西游记》里的土地公公,只要孙悟空的金箍棒朝地上一捅,他就从地里冒出来,那么恭恭敬敬的样子真可爱逗人。记得我刚上小学,有一次跟母亲去田间割草,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母亲急急带着我去找地方避雨,在泥泞的田埂上奔跑了好一阵才看见前方有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我跟母亲躲了进去,这时才发现这是一座破庙。看着小小的庙中供奉着的两尊早已缺头少臂毫无光彩挂满了蛛网的泥塑,我好奇地问母亲,这是什么菩萨呀?母亲仔细地看了看说,这是土地菩萨,那个少了半个头高一点是土地公公,站在他旁边的就是土地婆婆。我又好奇地问,土地公公又是什么菩萨呀?母亲想了想说,大概是管土地的官吧。尽管母亲这样说了,我还是没弄明白什么。雨停了,母亲催着我快走,我只得带着幼时的那种遗憾随母亲走出了那破旧的庙门。后来我听说,那座破庙在一次狂风暴雨中彻底塌倒了,那破墙的砖头被附近的农民捡去盖猪棚子了。不知怎的,以后的

日子里,我一直没见到过土地庙,更不说能看到传说中描写的那种头戴乌帽、身穿长袍、头发雪白、银须飘洒、慈眉善目、躬背弯腰的土地公公模样了。

符局长又说,记得我当上土地局长后不久,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办完事后,我不知怎地想到了中山公园里的社稷坛。我决定去看看。那是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我穿过一片苍色松柏,看到了一派庙坛风光。可我失望了,那儿的松柏依然傲然挺拔,可年轮暗发,没了多少生机。祭坛广场周围的四面遗墙已斑驳张离。坛北两端墙根下,立着两尊硕大的三足铜炉,可炉内空空荡荡,竟没有一丝一缕如今佛庙道观常见的溢满的香火,始终只是三两游人走过,也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想,这冷落恐怕许久了。我买了几炷香供奉在香炉中,香炉终于有了袅袅香烟。我闭起了眼,心里默默地想着,社稷坛,你真可怜,你不该这样寂寥。但你也不要失望,以后的日子里,人们会来的,因为目前任何人都是要脚踏实地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你,会兴旺的。

说到这里,符局长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又说,老纪,你不知道,也就是这次去了社稷坛后,我心里像是犯了什么心病。尽管人们给了我土地公公这个爱称,在人们面前,我还真是很温和很随意的公公模样,可我总觉得这个土地官越当越万般无奈,但最终不解其意。再加上我身体不行,也就愈加力不从心。说起我的病呀,我就记起了战国时期那位叫扁鹊的名医的一件事。有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好奇地问,为什么?扁鹊答,我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发作之前;我中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治病,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老纪,我讲这个故事并不真正在说我的病,而是说我们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天湖县国土局的新局长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一定会像医生那样碰到许多“病人”,怎么说,怎么开药方,也许今天我讲的故事会对你有所启发。老纪呀,照理说,在你新官上任之际,我是不应该说这些的。可我再不说,也许已没了机会。好在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一定不会见怪吧。

听着符局长这一席带点凄楚的话语,看着他虽已十分消瘦却还很有精神的脸。我忽然油生出某种遐想,可终于没说什么,只是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信封递给了日夜陪着的他的爱人,那里头装着我的一点心意。我含着泪握了握符局长的手表示告辞,只见他双眼里也正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花……

就这样,我,纪中天,在四十八岁那年,从天湖县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天湖县国土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第2章

是啊，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

没有食了，人就会反。

就在我到国土局上任后的没几天，天湖县发生了两件大事，给整个天湖县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震动和恐慌，也给我这个刚刚上任正踌躇满志的国土局长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因为这两件事都与土地有关。

第一件事发生在五峰镇。那天下午上班时分，分管土地的副镇长沈仕元被人杀死在家里的楼道上。

那天沈仕元准备去参加一个台商投资洽谈会，吃过中饭后特意回到家里换了件价格不菲的藏青色西装，还打了一条漂亮的领带。他出了门正在给防盗门上锁时，似乎听到楼下有人轻轻的讲话声。他听出来那讲话口音不像本地人，可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如今到五峰镇打工的外地人太多了，据有关部门统计外来工的总人数已逼近全镇的常住人口。外来工在五峰镇无处不有，也无事不有。几年前人们对这些外来者还怀有一种好感或亲近感，但近几年来人们的这种感觉渐渐淡薄了，有时甚至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心理。就说前不久发生在山都花园的那起奸死案吧，五峰镇人至今说来还毛骨悚然。一个三十多岁的外来工男子因催讨不到老板拖欠数年的工资，大白天闯进了老板包养的二奶家，诈开门后把那二奶杀了，还奸了尸。当警察审问他时，他大言不惭地说，警察兄弟，你见了那女人也该动心的，就是她倒在了地上，那脸蛋那身段还是那么诱人。我这辈子从没尝过女人的滋味，裤裆里的那个东西还没派过用场，这回用不到活着的女人身上，也该在她娘儿们还有体温的身上显显身手。你们